

陈子昂与武则天(四)

□谢元鲁

人文历史



陈子昂读书台。图据康诗赫洪



白白

唐代的赵儋说：“陈君道可以济天下，而命不通于天下；才可以致尧舜，而运不合于尧舜。”（赵儋《故右拾遗陈公旌德之碑》）认为陈子昂才能虽高，但却不合于时宜。宋代的欧阳修说：“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，其言甚高，殊可怪笑。后窃威柄，诛大臣、宗室，肋逼长君而夺之权，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，卒为妇人讪侮不用……瞽者不见泰山，聋者不闻雷霆，子昂之于言，其聋瞽欤？”（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赞》）嘲笑陈子昂把实现儒家“王者之术”的理想寄托于武则天，是眼睛瞎了、耳朵聋了。

心灰意冷 辞官回家隐居

陈子昂任武则天侄孙武攸宜的幕府参谋，是他第二次随军出征。《陈氏别传》说：军次渔阳，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，三军震，子昂进谏……大王诚能听愚计，乞分麾下万人，以为前驱，则王之功可立也。建安方求斗士，以子昂素是书生，谢而不纳……（子昂）他日又进谏，言甚切至，建安谢绝之，乃署以军曹。子昂知不合，因缄默下列，但兼掌书记而已。

当前军失利、全师处于安危成败之际，他向武攸宜献策，自愿带领万人为前锋破敌，但武攸宜因他“素是书生”，并非勇将，未采纳他的请求。陈子昂数日后再次进谏，武攸宜很不高兴，把他由参谋降为军曹掌书记，这是陈子昂政治生涯中遭受的又一次打击。陈子昂因此“登蓟北楼，感昔乐生、燕昭之事，赋诗数首，乃泫然流涕而歌曰：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时人莫之知也”（《陈氏别传》）。

从河北军中返回洛阳后，陈子昂虽然仍任右拾遗之职，但他在政治上已经心灰意冷，“贤圣遇合”的理想终究成空。他决意放弃官职回家隐居。唐则天后圣历元年（698年），陈子昂以父老归侍为由，辞官返乡。“及军罢，以父老，表乞罢职归侍。天子优之，听带官取给而归。遂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，种树采药以为养。”（《陈氏别传》）可见武则天对陈子昂仍然十分优待，允许他带官职返乡。

陈子昂写了篇《与韦五虚己书》，足以说明他的心情：命之不来也，圣人犹无可奈何，况于贤者哉！仆尝窃不自量，谓以为得失在人，欲揭闻见，抗衡当代之士，不知事有大谬，异于此望者。乃令人惭愧悔不自知，大笑颠蹶，怪其所以者尔。虚己足下，何可言邪！夫道之将行也命也，道之将废也命也。子昂其如命何？雄笔，雄笔，弃尔归吾东山。无汨我忠，无乱我心，从此遁矣。

陈子昂在这封书信中把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归结于命运，蕴含着内心深切矛盾、不甘和苦痛。“雄笔，雄笔，弃尔归吾东山”，陈子昂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归乡隐居。他在诗中说：“纵横策已弃，寂寞道为家。卧疾谁能问，闲居空物华。”（《卧疾家园》）正是他返乡后的寂寞心情。

返乡被害死因成一大谜案

陈子昂返乡幽居生活不久，唐则天后久视元年（700年），陈子昂被县令段简罗织诬陷，收系狱中，不为所辱，忧愤而卒，享年42岁。事见卢藏用《陈氏别传》：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，闻其家有财，乃附会文法，将欲害之，子昂慌惧，使家人纳钱二十万。而简意未已，数舆曳就吏，子昂素羸疾，又哀毁，杖不能起。外迫苛政，自度气力恐不全，因命著自筮，卦成，仰而号曰：天命不佑，吾其死矣！于是遂绝。

《新唐书·陈子昂传》也说：县令段简贪暴，闻其富，欲害子昂，家人纳钱二十万缗，简薄其赂，捕送狱中。子昂之见捕，自筮，卦成，惊曰：“天命不佑吾，殆死乎！”果死狱中。

以上两书都把陈子昂的死因归结于县令段简的贪暴。但唐代中期的文人沈亚之有另外说法，认为是武三思借县令段简之手害死陈子昂。他在《上九江郑使君书》中说：“自乔知之、陈子昂受命通西北两塞，封玉门关，戎虏遁避，而无酬劳之命……然乔死于谗，陈死于枉，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，致力克害。一则夺其伎妾以加害，一则疑其摆排以为累，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，皆死于不命。”（沈亚之《沈下贤集》卷8）沈亚之，字下贤，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登进士第，历任秘书省正字、栎阳令、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等职。曾投韩愈门下，与当时文人李贺、杜牧、张祜、徐凝等皆结交。

沈亚之交游广博，而且是在写给上官的书奏中提到此事，对陈子昂死因的说法应是有其依据。此后南宋叶适、明代胡震亨等学者均从是说。胡震亨在《唐音癸签》中说：“读沈

亚之《上九江郑使君书》云：武三思疑子昂排揆，阴令邑宰拉辱，死非命，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，故至此。排揆不知云何。”并进而推测说：“子昂，故武攸宜幕属也，衅所生必自此始矣。”（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25）

当代著名文史学家如岑仲勉、葛晓音、彭庆生、王运熙等也都同意武三思迫害说。岑仲勉甚至认为陈子昂归乡之后，有反抗武则天的举动或文字为县令段简发现，因而被逮捕入狱致死：“谓子昂居家时，如非又反抗武氏之计画，即必有诛讨武氏之文字，《别传》谓‘附会文法’，匣剑帷灯，饶有深意，微如是，斯简之敢于数曳就吏，子昂之何以惧，何以贿，均可释然，及不堪其逼，遂一死谢之。此一解释虽纯出推测，然自信尚中于事理，《别传》殆作于武后之末，自不便明言，唐人因中、睿两宗所出，始终认武后临朝为合法，故其事遂终以不彰类。”（岑仲勉《陈子昂及其文集事迹》）他认为正是有此原因，段简才敢如此猖狂。

当然，也有学者认同《新唐书》和《陈氏别传》的记载，认为陈子昂就是死于段简贪暴，别无他因（姜芋《陈子昂死事蠹测》）。有学者认为陈子昂之死主要是因为私撰国史（王辉斌《陈子昂死因及雪狱探究》），还有学者推测因陈子昂所倡导的文风触怒上官婉儿，上官婉儿于是假手武三思害死陈子昂（唐团结《上官婉儿与陈子昂之死》）。又有日本学者认为陈子昂为李唐宗室迫害致死（森赖寿三《陈子昂〈蓟丘览古〉和他的死》）。总之，陈子昂之死，仍是唐代诗人中最大的一桩冤案和谜案。

名垂千古 开创盛唐诗歌气象

归纳诸家看法，仍以被武三思迫害致死说较为合理。陈子昂虽未受武则天重用，但终生拥戴武则天，武则天也自始至终都欣赏他。当他要求罢职归乡时，武则天未免除他的官职，让他带官还乡，并“诏以官供养”，可以说是优抚至甚。但武则天对陈子昂很欣赏，不等于武氏集团中所有人都喜欢他。他在武攸宜军中当参谋时，对武攸宜说话就很不客气：“今败军之后，天下侧耳草野，倾听国政。今大王冲谦退让，法制不申，每事前同，何以统众？前如儿戏，后如儿戏，岂徒为贼所轻，亦生天下奸雄之心。”（《陈氏别传》）直斥武攸宜带军无能，如同儿戏。陈子昂在对武则天的谏书中对当时施政强烈批评，“言人之不敢言”，武则天可以宽容，但武氏家族中人未必宽容。子昂在朝中，武三思等还不敢对付他。当他还乡，虽带官职，实际已无权无势，等于一平民，通过县令段某去迫害他，是完全可能的。

陈子昂虽盛年遭迫害而死，但身后荣名流传千古。尤其是他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虽然仅寥寥数语，但慷慨激昂，成为千古绝唱，具有永恒的魅力，成为世代传颂的诗篇。在唐代文学史上，陈子昂所得荣誉极高，“唐之名人无不推之”，后人更称其为唐诗之祖，“陈拾遗子昂，唐之诗祖也。不但《感遇》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，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。”（方回《瀛奎律髓》）

杜甫对陈子昂推崇备至，《陈拾遗宅》诗说：“有才继骚雅，哲匠不比肩。公生扬马后，名与日月悬。”韩愈《荐士》诗中也赞扬他说：“国朝盛文章，子昂始高蹈。”陈子昂不仅有优秀的诗作，他还提出以“风雅兴寄”和“汉魏风骨”为典范的诗歌革新主张，率先倡导诗风的转变，开创了盛唐诗歌气象，在唐诗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陈子昂死后，葬于家乡的独坐山前，墓在今射洪市广兴镇龙宝村。他的好友卢藏用集其遗文，编为10卷行世。陈子昂一生，才情厚重，风骨端贞，多难而奋厉，短暂但光彩。

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

纪念馆内的陈子昂雕像。